

【……生別離】

放有季子檀的棺木就在這廳房中央，一身白衣的初荷坐落於圓凳上，漆黑的秀髮將秀麗的臉蛋襯的更是慘白，初荷趴在棺木邊緣，看著季子檀的遺體就在眼下不出十吋處，近的連和檀香混在一起的微弱藥味也清晰可辨，四周的白布幔，就像把季子檀連同初荷與外界一並隔開，晦氣也好、禁忌也好，全都構不成讓她離開的理由。

「——子……」許久未開口，薄痰塞於喉間僅吐出了聲細弱的單音，即使如此，平和的氣息還是騷動了起來，沉在心底的悲愴被喚醒，一雙幽瞳染上了脆弱之色，被一層晶瑩覆蓋。

——初荷別哭。

她彷彿又聽見那日子檀的聲音，相識十幾年來第一次、唯一一次的別哭。

就那麼一次，心疼的、滿懷自責的……別哭。

他們都知道，只在他面前宣洩和因為他而破碎，這兩種淚是天差地別。

於是她笑了，即使她還是害怕，即使淚水還未止住，她還是扯起笑，和反覆昏迷與清醒的子檀談天說地，一起聽著屋外子桐與巧燕成親的樂聲，說著下個月就輪到他們了……

因衝動而逾矩交疊的唇瓣，是點綴著淚水鹹味的苦藥。

淚水被收回心底，舌根彷彿又被那苦澀的藥味包覆，在岐嶺嘗過上千上百種的藥物，沒有一樣比的過這帖，大概這世上也不會再有比這要更苦的藥了。

視線從子檀慘白的面容移開，定睛在交疊在胸口，壽衣遮掩不住手背上的火傷痕跡，腦海中是壽衣下胸口那些駭人的燒痕和腿部蜷曲的筋骨。

雖說火傷疤痕沒個三五年消除不掉，但看這新生的皮膚薄而粉嫩，再過個幾天便能到達傷癒的標準。只是那侵裡的熱氣難祛，傷及臟腑，城里最好的大夫也勸初荷別白費力氣，即使初荷怎樣耗盡心思，子檀怎樣忍受火傷的痛、療程的苦，火毒攻心，即使是神仙也難救，去了火毒，也挽救不回受損的臟腑，僅僅拖延了十日，就被人稱作奇蹟而非徒勞。

初荷心裡閃過一陣痛楚，她看著子檀胸前像是被珍惜懷抱著的那用紅絲帶束著的斷髮和香囊。

不由自主地回憶起那日看著子檀將她所贈的斷髮收進一只精緻的錦盒中，說著他會珍藏一輩子，就算是她也不給碰。

子檀更衣入棺那日，在義母的提議下，由她親自取出放在他的胸口。

初荷疲憊的眼裡閃爍著甜蜜與酸楚，又一波晶瑩在眼中流轉，緊緊地被鎖在眼眶，缺乏血色的嘴唇微啟，顫了顫，用了全身的力氣才抵起，艱難的將一放鬆便垮下的嘴角拉起，氣若游絲的溢出一句：

「……一輩子……好短阿……」

情不自禁的，伸手去觸碰了子檀僵硬而冰冷的臉龐，輕柔的就像過去子檀對她所做的那樣。

「初荷，都過正午了，吃點東西吧。」

巧燕的聲音暖化了廳堂的冰冷。

初荷應聲：「恩，來了。」卻只有收回手挺起腰桿子視線還遲遲離不開子檀。

巧燕看了眼躺在棺木裡的人，過了這麼多天，還是覺得不可思議，與剛娶她進門的丈夫有著同一張臉，是她知心好友的摯愛，亦是自幼一齊長大的另一個青梅竹馬，從未想過的光景，就這樣展現在眼前。

「柳姑娘整個魂都和二少爺去了吧！」想起了下人間的揶揄，巧燕看向初荷面上與那憂鬱的眉宇格格不入的微笑，原本漆黑的雙瞳裡的一點明星，自那日開始便黯淡了下來，取而代之的是時不時閃爍著不甘、心酸的淚光。

她仍在和無助奮鬥。誰也幫不了她，她也不知道怎麼接下他人的救助，那是從兒時一直延續至今未曾變過的，令人心疼的性子。

巧燕押著內心的刺痛和鼻酸，柔聲的叨念：「說了要動作呀，爹和娘已經開始吃了吧。」

「……好……」初荷不捨的點了一下頭，頓了頓，要稱作笑容還過於牽強的表情，又多了一些苦惱，「……對不起……我……想再多看一會……再待一會……」

明兒，子檀的屍首就會在自己眼前、在季家眾人眼前火化。過了明兒便連這般看著他也做不到了。

從前分隔兩地的日子還能盼著他的來信、盼著下回的相聚，可今次分別卻是連盼都沒法盼了……

子檀生前被火傷所折磨，季家人原本是不願令他死後又得再遭一回火燒。只是，子檀的性子他們都懂，子檀那麼愛乾淨，一定比起在土壤中一點一點腐爛發臭，一定情願化為輕巧的灰白細末，乾乾淨淨、瀟灑灑灑。

那是季家能為兒子做的最後一件事了，這一點心疼，他們也甘願為心愛的兒子受了。

「一會兒……就一會兒……」

怎樣都無法別過臉，初荷用盡力氣才從哽住的喉間擠出細柔的，幾乎要消散在這空間的聲音。絲絲哀戚，如鉚釘、飛針一下一下扎人心疼。

「就知道妳走不開，我在這兒陪妳吃。」

出乎意料的話語讓初荷的雙眼一顫，視線這才從子檀身上移開，她詫異的回望巧燕，瞧見巧燕正端著幾樣簡單的飯菜，彼此四目相交後，巧燕先揚了抹笑，一面將盤裡的飯菜一樣樣往桌上擺，「娘說了妳早上只吃了半碗小米粥，午膳可不能如此，還要我看著妳呢。」

巧燕盡可能的讓語氣輕快，不去提初荷不比棺木中之人好看到哪去的臉色，像是過去彼此間玩鬧、耍嘴皮子，「呀……忘了還有道湯，無論如何得先喝湯暖胃才行。」

「我……但是……」

「妳就別想太多了，爹娘那還有子桐在呢。」

巧燕沉穩的應答和笑容讓初荷動搖，她應是要否決巧燕的提議的，無論如何都不該讓承受喪子之痛的義父義母獨自面對一下子少了個人的飯桌……至少在這時候不該待在這裡，只要一想到少了一人的飯桌、想到義父義母的心情，便覺得心痛難耐，即使如此，自己顫抖的唇齒吐出的只有一聲沉悶的「好」字。

巧燕那早已預料自己的回答表情讓初荷頓時慚愧地難以呼吸，她低下頭避開了那無條件包容自己的笑容，要不是子檀還躺在她身旁的棺木中，她怕是早就不敵心中的愧疚難堪，奪門而出。

直到聽見說著要去取熱湯的巧燕跨出門檻的腳步聲，她才得以緩過氣，再次回望棺木中的子檀，纖細的手忍不住疊上了那冰冷而僵硬的手背，看著交疊在一起的手，初荷輕聲的呢喃著：「子檀……我真沒用……是麼？」

雙掌相交，等同於心心相印。她對子檀說過的話還是那樣的清晰，那時對抗著羞赧，將自己從醫書讀到的甜言蜜語傳達給子檀時的心情，自己還記得。然而這相印的另一顆心已不再跳動，真心也好、調侃也好……既收不到也傳不出去了。

她看著佈滿火傷痕跡的手背，彷彿看見了在他還保有溫度的最後時光，緊緊握著自己的手心傳來的盡是對哭泣的自己的安慰，「別怕，妳能治好的，我信妳」、「別怕，我在的」……

明明躺在床上動彈不得的是他，明明為讓人為無法自理的自己照拂一切尊嚴盡失的人是他，明明和隨時都有可能到來的死亡恐懼對抗的人是他，明明火傷是那般折磨人，失去肌膚保護的身體每移動一寸都是極痛難耐，他還是使勁地握住她的手為她拭淚，不斷的告訴她：沒事的、沒事的。

直到再也無法忽視他氣息漸漸虛弱，直到安撫不得不成了歉疚。

初荷強忍著無助，無視這些年來學會的醫術無情的嘲諷著她一切皆是徒勞，竭盡所能和上天爭回子檀的命，直到不得不低頭、妥協，只得緊緊抓住最後的時光，將所有的情感毫不保留一股腦兒的吐出，讓幸福取代子檀面上的自責。

「無論你是啞了瞎了殘了癱了，我都會是你的妻子，妻子服侍夫君天經地義——」

為了她，子檀再難堪、再痛苦也忍了，只是人命就是這般脆弱，世事就是不如人意，無論發生何事都會娶她為妻的諾言，終究沒能實現。最後只能傳達在這人生的最後，能如願不分晝夜朝夕相處、能聽見臉皮薄如紗的她那般直率誠摯的情話的自己是如何幸福。

像是證實他所言無一絲虛假逞強，象徵生命的氣息悄然消失，只留下滿足凝在臉上。

初荷……——

子檀最後的話語在心中迴盪著，想哭的衝動從內部打擊著初荷的胸腔，觸碰著屍身的手不住的顫抖了起來，她用力的咬著下唇，十幾天來沒能好好吃喝的身體，讓柔軟的唇瓣免於出血。

恩，說好了……

你是我的喜悅呀，以前是現在是以後也是，子檀不會是讓初荷悲傷的人，絕對不是。說好了，想著你的我絕對不會哭……

沒事的、沒事的……說好了，都說好了……

又一次，幾乎要潰堤的淚水被嚥了回去，初荷抿著乾澀的唇瓣，彎起了一個勉強能稱作微笑的角度。